

2024年第一场雪

科学进步让天气预报发布的时间越发靠前、预报内容也越发准确。所以，2024年的这场大雪牵动着许多株洲人的心。在毫无征兆的一个暖冬里，全体株洲人等待着2024年的第一场大雪。等雪、落雪、融雪……这场雪在株洲以及株洲人的心里绝对停留了一周以上的时间。它的如约而至也让身处南方的株洲人万分喜悦，感慨万千。有人体味冰雪留白的意境，有人回望儿时落雪的往事，有人感悟乡村冬日的变化……本期《文苑》特从以冰雪为主题的来稿中选择几篇刊发，以饕读者。

大雪天打燎火

龙平波

2024年的第一场雪给足了株洲人惊喜。

没有理由，必须去打一场燎火。

茫茫的雪封住了远山，封住了苍穹，只留下了一个童话世界。房顶白了，路上白了，树上也全戴着贝雷帽，连小溪也外披了件开襟的白氅。偶有一个人从白色的地里拔一个绿叶萝卜和一棵带雪的大白菜。稍微截一下画面，像极了西湖张岱的一痕一点一粒了，成了一张大幅留白的写意画。写意是中国独特的审美，我想准是大雪教会中国人留白的艺术。

车行在野外，这一次受到格外的礼遇。雪花细碎，轻舞在车前，如司仪撒散的礼花；两旁的翠竹披着羽纱，颌首低眉，挽一个弧形的穹顶，迎着车儿缓缓穿行。南国的大雪就是这样亲和，谦和地侍着每一个人，不问你是谁。车胎慢慢碾过洁净的小道，连尾气也变得格外清寂。

车子姗姗到了夏老的院子，大家已经在夏老的“静心亭”前打旺了一盆燎火。红艳的火苗不时在吐着长舌，撩逗着围站在一旁的人们。沉香拉着跟我过来的玥玥小姑娘，摘下一枝枇杷叶，抖掉上面的雪扔进火盆，说：“放鞭炮欢迎玥玥啰！”火盆里马上就“噼里啪啦”起来，爆着火星子，飞着烟眉毛子，还融化着亭檐的几颗水珠子咕咚下来，亲昵地落在大家的棉衣上，盖了一个小小的戳，逗得小姑娘笑开了，脸蛋儿涂上了燎火的红晕。年且九十的夏教授和胡老师的脸上也泛起鲜丽的红光。原来《诗经·小雅》中的“庭燎之光”就是这个“燎火”之光。我一直不知道大家一直期盼着的“打燎火”是不是这个“燎”字，因为我们攸县人说打“烙”火。今天才发现那个铁硬的“烙”火怎么能和眼前这个伸着红艳火舌的热情“燎”火相比较？大家提早相约的下雪天打“燎火”怎么可能会是梆硬的“烙”火？不能不赞叹我们祖先造字的那种伟大的细腻了。蚕丝谭对着燎火又扯开他的菜花坪老腔，唱起了“二腔白”。大家带来的两张七弦古琴横在亭中的桌上。燎火在前，背倚白雪，四根亭柱，抹挑勾剔之中独昏昏，又独独察。亭前，添一根柴，燎火又旺着高度。

刘总放下古琴，去做他秘制的火焙猪腿的火锅底汤。女人们去夏老菜园子盘雪挖新鲜蔬菜。

园子里冒在雪外的依稀绿意可以辨别萝卜白菜。我不禁想起杨万里的诗

句：“畦蔬甘似卧沙羊，正为新经几夜霜。芦葢过拳菰过膝，北风一路菜羹香。”打霜的晨，杨万里把田野里的蔬菜比作卧沙的羊群。哈哈，他不知道经过一天一夜大雪的田野还真像静卧着已经饱食的白色肥羊了。杨万里准是个清雅的吃货，霜风中他感到的不是冷意，而是闻到菜羹香。他一定知道只有经过霜雪的蔬菜才有一股子特别的大自然的清香，才有一股子至上的甜淡味。城里大棚里的味道那怎么能相比呢？我想，只有乡村这样简洁的世界才配得上把萝卜雅称为芦葢，把白菜雅称为菰吧。李时珍说白菜能经霜雪，“有松之操，故曰菰。”这还真是的。

城里面大棚里的白菜没经霜，可哪一棵又不是霜蔫的模样？即使再丰满圆滚，也只能叫萝卜，只能叫白菜了。盘开雪，扒的扒，拔的拔，弄了一大篮可以雅称芦葢和菰的萝卜白菜。这芦葢远比拳头大，肥嫩的紫菰苔也接近过膝长了，鲜得完全可挤出膏乳来。篱边几只红公鸡大雪天紧披着翅膀，像紧拘着双手的老爷子，丝毫没了战斗力。它们小心地踩着雪，冷得全没了钻篱笆的愿望。想平地里怎么见得打开的篱笆？看着篱笆的青菜就想把个尖尖的鸡头往篱笆里钻，钻着钻着就长大了，成了“钻篱菜”。“钻篱菜”这名字太形象了，只有会生活的宋朝人想得出来，只有苏轼这帮生活的胖子奈何不了的思想得出来。不过，今几个大雪天，燎火前，我们提着一篮子雪里扒出的鲜嫩青蔬，还真没看上这些冷缩缩的“钻篱菜”了。

天暗下来了，燎火还在吐着红舌，亮着庭院。“庭燎晰晰”“庭燎有辉”，这是《诗经·小雅》的记载。原来三千多年前没有电，没有空调，大臣们上朝太早，庭院里也打盆燎火入了三焦。难怪古人说吃着萝卜白菜看雪好！

雪花儿还在细碎地飘着，刘总的秘制底汤端上，一股香气袭来，大块的可称芦葢的萝卜煮得软糯，乘着本味，渗了火焙猪腿汤味，入口都是至味。热汤一焯的青菜系，青得够醇，满口都是青腴的至淡，直感觉清气入了三焦。难怪古人说吃着萝卜白菜看雪特有滋味。

燎火还在旺着院子。今日要是停电，我们的乡村是不是家家都在打着燎火，照着庭院，一起取光，一起取暖？

《诗经》排斥楚国的存在，要是不排斥，我想，那《楚风》里一定会有一篇大雪日，生活在楚国土地上的人们在院子里打着燎火，吃着刚从雪地里挖出的白菜萝卜。

大寒不寒

杨志

姐家乔迁新居，看好寅时进火，叫我早点起来，到时帮着挑火盆。我凌晨三点就醒了，此时山乡还在温柔的梦中。

我打开家门，发现山乡猛地变了模样，连日的冷雨轻飘唤来了一层寒白，村庄静悄悄的，没有呼号的风声，只有一瓣瓣雪花在静静地飘落。凌晨的雪光里，我踏着吱吱作响的积雪走向姐家。

姐家的老式红砖房在山脚下，新式别墅建在公路边，相距约有两里路。进火是要把烧旺的火盆从老房子挑到新房去。

老房子里已聚了好多人，都是姐家邻里亲戚们，惹眼的还有城里的时髦女郎。姐家先前是村里的贫困户，常为吃用的日常生活开支而发愁。这两年，村里来了扶贫干部，长期蹲点指导扶持她家承包山塘和种植药材，引领她家走向了共同富裕。老房子见证记载了姐家在乡村振兴之路的变迁。大家在老房子里忙碌着，帮助整理旧物，敬请祖宗神灵，然后浩浩荡荡热热闹闹地挑着火盆，背着梯子、甘蔗，带上柴、米、油、盐，带上欢歌笑语，在清晨的飘雪里向新居进发。一行行热情的脚印温暖了山路上的积雪。

鞭炮噼里啪啦地轰鸣，礼花炸响在寂静的山村，在灰濛的空中开出绚丽的花朵。姐家的别墅内灯火通明，欢笑满屋。大家在火炉旁忘却了外面寒冷，像一群喜鹊叽叽喳喳地议起了这山乡近十年少见的大祥瑞雪。这时，有两个村民头顶白雪，浑身湿透地来到厅堂燃烧正旺的火炉旁，脱衣烤火。我定睛一看，是姐的家公李老信和他另一个亲戚张老信。原来他俩在进火的路上，发现雪地里邻队花木苗圃的一处防护棚已快塌陷，那块稚嫩的苗木将要受到严重摧毁。俩人跳过去，不顾危险，冒着严寒，伸出双掌清除积

儿时玩雪

欧阳光宇

童年时正处上世纪70年代，我们不像现在的孩子一样，有一大摞从商店买来的玩具，我们的玩具，多是利用纸、草、木块，自己动手做的，那么，一场大雪中的雪与冰，便是大自然最好的馈赠，纯纯柔柔的白雪与晶莹剔透的冰，既是我们冬日游戏的背景，又是道具和装备，能让我们玩得热火朝天。

男孩天性好战，一场大雪之下，必有一场集结前后三五栋小孩的雪仗，打雪仗并不需要用“抢黑白”加“锤子剪刀布”的方式来分边，一帮小孩，自然而然就分好边了，各自找到一簇较隐蔽的地带做战壕，然后那雪球便如子弹一般，带着孩子们的劲爆和喊声，向对方投掷而去，一旦发现谁谁谁被击中，便乐不可支。

我是二哥的跟屁虫，无疑是跟他打一边，二哥很快发现我力气小，掷出去的雪球，走到半路就落下了，根本击不中目标，他叫停了我的投掷权，让我去做雪球，供他们劲大的男孩投，男孩们打得像一团火，弄得我也火急火燎地输送个不停，生怕延误战机，还好，孩子们打雪仗如同儿童版的读物，篇幅不会太长，而且不叫结输赢，闹腾了一番后，便散开玩别的去了。

神农谷的雾凇

王芯

和野草上凝结成更厚的冰晶。

我们往溪谷深处走去，瀑布落水的声音渐渐变小，变远，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虽说谷中已经够冷，但我们在路上仍看到有树开花结果，有野草鲜嫩碧绿，它们的生命力真顽强。有一种树的果实非常鲜红，色泽艳丽，在雪山中大显得格外动人。在神农谷，绝美的还有水杉林，一大片挺拔而立的杉林，平时就非常诗意，此时更不是一般壮美瑰丽，漫步林间，恍如到了仙境。

神农谷有许多幽谷，两岸皆是青山，中间是清澈的溪水和巨大干净的石头，丛林莽莽，野花野草遍地，鸟鸣清脆，野兽栖息。

到了冬天，满山都是雾凇的时候，鸟鸣会比平时少一些，动物们也大多冬眠了，那种寂静，使它显得清冷又高贵，仙气也更浓了。那是一种静悄悄的美，一种与世无争的美，一种超然脱俗的美。如果不是人们把他们看到的神农谷的美拍出来，外面的人估计永远不会知道，在那个山里面有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神农谷溪水中那些巨大的石头是上天的杰作，谁也不知道它们经历了什么，就算是用机器，也打

磨不出它们的光滑圆润。它们匍匐在溪谷之中，有些表面已经结了一层冰，看上去增添了一种奇幻的色彩，仿佛是哪个神仙用魔法变出来的。在别的地方，溪谷中多是小石头，而这儿石头又多又大，跟科幻电影里的恐龙蛋似的。

走到供人们许愿的桥边，许愿树已浑身洁白。那些挂在树枝和桥链的许愿红布、心愿锁、心愿卡上也结着冰，但字迹仍很清晰，甚至被冰晶包裹得更显圣洁。我们没有上桥，只是沿着山路继续走着。

在幽谷中散步，两边都是山，像是将中间的溪谷和游客捧在手中。溪水仍安静地流着，或在陡峭处雪白地翻飞、坠落。有一些地方水小，便流得慢些，还有的地方水平如镜，表面结着冰块。

在神农谷中行走，就像行走在一千年以前，雾凇将群山定在那冰冷的晶莹中，给它描了一层清澈又坚硬的白边，后来太阳出来，雾凇也没有化，反而使它的洁白与晶莹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透出纯洁凛冽之美。

到了午后，阳光更灿烂，它照在洁白的山上，给它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到处都是白色的、金色的、纯粹的，真是个清丽脱俗的世外桃源。

03

株洲日报

文苑

2024年1月28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朱 洁

美术编辑:张 武

校 对:马晴春

看雪

唐新明

下雪了！周一清晨，久违的雪花飘扬于潇湘大地。大女儿钰莹兴奋急切地迎接着。

“姐姐，下雪了吗？”小女钰霜“嗖”的一声弹跳起来，这和平常喜欢赖床的地比，简直判若两人！“哇！真下雪了。下雪了，爸爸，你快看，我要堆雪人……”欢乐也可传染，小女手指窗外，人就在被子上蹦跳起来。妻子见状，赶紧披衣下床，一面唠叨着玩雪要注意点，一面帮小女整起玩雪的装备，那场景是那么熟悉与温馨。

儿时，每每下雪，母亲总是第一个发觉，生火做饭间，便会挤时间进房间喊我们起床。赖床间若听到下雪了，那便也如小女一样直蹦起来。每临此时，母亲总会让我们多穿一件毛衣，换上平常舍不得穿，又不漏水的雨鞋，鞋底会新垫一层稻穗草，既柔软也暖暖的。

儿时的雪，下得挺大，泥泞的道路被覆盖，若不小心，平膝盖的雨鞋会淹没在雪里，雨鞋内还会灌上雪，那冰凉刺骨的记忆至今记忆犹新。因而，小孩的我们出门玩雪一般都到晒谷坪中，地平、雪厚、又无杂质，堆出来的雪人可漂亮啦！在我们玩时，父亲也时常出来陪我们，守护着我们，而更多时候，他会独自一人，站在门前闲道前望向已收割完的田野，嘴中时不时吟咏两首农谚：“冬小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爸爸，你快点！”小女的催促打断了我的回忆。眼前小家伙早已穿戴整齐，帽子、手套、耳罩、围巾，防水棉鞋与玩雪的工具一应俱全，如箭在弦，急不可耐。

推开单元门，两丫头咋呼着冲进了雪地里，大喊着叫我快点儿。

走在雪地上，只见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雪花纷纷扬扬从天空飘扬而下。路边树木，缀满银花，不远处的建筑物琼楼玉宇似的闪着耀眼的银辉；落光叶的树枝上挂着一毛茸茸亮晶晶的银条儿……没想到，一夜之间，原本入冬沉寂的树木却呈现出另一番活力。我不禁想起“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诗句来。

雪越下越大，不到一刻钟，我便如同同一个行走的雪人。见状，小女更“疯”了，在雪地里仰头张嘴狂奔起来，小区常娱乐游玩的几个点她都要去看一眼，没踩过的雪，她也要去留下足痕。

伫立雪中，不由想起家中父母，遂打去电话。母亲接起我电话，闲谈一会也没听见父亲的声音，便询问其去处。母亲略带责怪声说：“你爸不也像小孩样，又在闲道前看雪啊！”

“年少不知画中游，再看已是画中人。”儿时不懂父亲为什么偏爱于闲道前看雪，当母亲再度传来父亲看雪画面时，我才真正懂得父亲看雪的意境：瑞雪兆丰年。虽然父亲因身体缘故，早已多年不下地种田，但他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深植于灵魂深处，从未改变。虽年事已高，依旧在期盼着国家富强。

不为外撼，不以物移，而后可任天下之大事。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每一个个体都在奋斗中实现梦想，每一份拼搏也都汇入新时代昂扬奋进的洪流之中。

雪中看雪，我用心聆听片片飞雪呢喃絮语，看她的温柔，看她的热烈，看她的磅礴。